

錢注杜詩

〔唐〕杜甫 著
〔清〕錢謙益箋注



L222.7/46

〔唐〕杜甫著

〔清〕錢謙益箋注

錢
注
杜
詩

上海古籍出版社

錢
注
杜
詩
下

〔唐〕杜甫著
〔清〕錢謙益箋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222.7/46

錢 注 杜 詩

(全二冊)

〔唐〕杜 甫 著

〔清〕錢謙益箋注

(原中華上編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長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25.25 字數 625,000

1958 年 10 月第 1 版 1979 年 10 月第 1 版 197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8,000

統一書號: 10186·100 定價: 2.90 元

出版說明

杜甫（公元七一二—七七〇年）是我國文學史上偉大的詩人之一。他繼承和發展了《詩經》、《楚辭》、漢魏樂府和六朝聲律的優良傳統，寫出大量優秀作品，把我國古代詩歌推向一個新的高峯。

杜甫生活在唐王朝由強盛轉向衰敗，戰亂頻仍、民不聊生的時代。由於政治上的失意和長期的顛沛流離，使杜甫接近了人民。他的詩歌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這個動亂時代的種種社會現象和階級矛盾，反映了廣大人民的苦難和願望，具有鮮明的進步傾向和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杜甫詩歌創作的巨大成就，對後世起着極其深遠的影響。

本書是清初錢謙益據吳若本加以詮訂箋注的，是杜甫詩集較有影響的注本之一。錢氏着重以史證詩，相當注意歷史背景，通過對歷史事實的鉤稽考核，進一步闡明杜詩的思想內容。而對交遊、地理、職官和典章制度等方面的箋注，也頗有特色，大都資料翔實，論證精當。雖然，錢氏的某些箋釋，因過于求深，不免有穿鑿附會之處，但總的說來，本書對我們今天理解和研究杜詩還是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一九五八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曾據清康熙靜思堂原刊本斷句排印，現訂正了書中某些錯字和斷句不妥之處，予以再版，供讀者研究參考。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六月

序

丙午冬。予渡江訪虞山劍門諸勝。得識遵王。遵王。錢牧齋先生老孫子也。入其門庭。見几閣壁架間。縹緗粲然。茶碗酒盞。無非墨香。知其爲人。讀書而外。顧無足好者。一日指杜詩數帙。泣謂予曰。此我牧翁箋注杜詩也。年四五十卽隨筆記錄。極年八十書始成。得疾著牀。我朝夕守之。中少間。輒轉喉作聲曰。杜詩某章某句尙有疑義。口占析之以屬我。我執筆登焉。成書而後。又千百條。臨屬續。目張。老淚猶濕。我撫而拭之曰。而之志有未終焉者乎。而在而手。而亡我手。我力之不足。而或有人焉。足謀之而何恨。而然後瞑目受含。牧翁閱世者。於今三年。門生故舊。無有過而問其書者。予讀其書。部居州次。都非人間所讀本。而筆陣縱橫。甲乙牽連。目昧志荒。不可辨別。遵王袞袞誦之。若數一二。蓋牧齋先生投老。晨夕槌几。與聞後堂筦絃。老門生則馮子定遠、陸子敕先。而其家族子孫。雖冠帶得得。其與之共讀書者。則惟遵王一人。以是牧齋先生所讀書。遵王實能讀之。凡箋注中未及記

錄。特標之曰。具出某書某書。往往非人間所有。又獨遵王有之。遵王棄日留夜。必探其窟穴。擒之而出。以補箋注之所未具。裝合輻輳。眉目井然。譬彼船釘秤星。移換不得。而後牧齋先生之書成。而後杜詩之精神愈出。人但知其能一弓。而不知其成之者三年。人但知其能三賦。而不知其成之者十年。後生輕薄。喜謗先輩。偶得一隅。乃敢奮筆塗抹改竄。參臆逞私。號召於人曰。我注杜詩矣。是猶未能坐而學揖讓。未能立而學步趨。豈飲狂藥中風者之謂。亦不讀書而已矣。嗟乎。牧齋先生仕宦垂五十年。生平精力。購古書百萬卷。作樓登而藏之。名曰絳雲。一旦弗戒於火。皆爲祝融取去。拔劍擊闔。文武之道頓盡。而杜詩箋注巍然獨存於焦頭爛額之餘。杜曲浣花。拂水紅豆。千載而遙。精氣相感。默相呵護。有如是乎。丁未夏。予延遵王渡江。商量雕刻。日長志苦。遵王又矻矻數月。而後託梓人以傳焉。噫。斯幸矣。牧翁著述。自少至老。連屋疊牀。使非遵王篤信而死守之。其漫漶不可料理。縱免絳雲樓之一炬。亦將在白鷄棲牀之辰也。謀於予則獲。遵王真不負牧翁幽冥之中者哉。

康熙六年仲夏泰興季振宜序

草堂詩箋元本序

余爲讀杜箋。應盧德水之請也。孟陽曰。何不遂及其全。於是取僞注之紕繆。舊注之踳駁者。痛加繩削。文句字義。間有詮釋。藏諸篋衍。用備遺忘而已。吳江朱長孺。苦學強記。冥搜有年。請爲余撫遺決滯。補其未逮。余听然舉元本畀之。長孺力任不疑。再三削藁。余定其名曰朱氏補注。舉陸務觀注詩誠難之語。以爲之序。而并及天西采玉門求七祖二條。以道吾所以不敢輕言注杜之意。今年長孺以定本見眎。亟請鋟梓。仍以椎輪歸功於余。余蹴然不敢當。爲避席者久之。蓋注杜之難。不但如務觀所云也。今人注書。動云吾效李善。善注文選。如頭陀寺碑一篇。三藏十二部。如餅瀉水。今人餽釘拾取。曾足當九牛一毛乎。顏之推言。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何況注詩。何況注杜。少陵間代英靈。目空終古。佔畢儒生。眼如針孔。尋摺字句。割剝章段。鑽研不出故紙。拈放皆成死句。旨趣滯膠。文義違反。呂向謂善注未能析理。增改舊文。唐人貶所。比於虎狗鳳鷄。寧可用罔。復蹈斯轍。樊晃小集出於亡逸之餘。初無次第。秦中蜀地。約略排綴。有識者聊可見其爲事之早晚。才力

之壯老。今師魯嘗黃鶴之故智。鉤稽年月。穿穴瓌碎。盡改樊吳之舊而後已。鼯鼠之食牛角也。其嚙愈專。其入愈深。其窮而無所出也滋甚。此亦魯嘗輩之善喻也。余既不敢居住杜之名。而又不欲重拂長孺之意。老歸空門。撥棄世間文字。何獨於此書。護前鞭後。顧視而不舍。然長孺心力專勤。經營慘淡。令其久錮不傳。必將有精芒光怪。下六丁而干南斗者。則莫如聽其流布。而余爲馮軾寓目之人。不亦可乎。族孫遵王。謀諸同人曰。草堂箋注。元本具在。若玄元皇帝廟、洗兵馬、入朝、諸將諸箋。鑿開鴻蒙。手洗日月。當大書特書。昭揭萬世。而今珠沉玉錮。晦昧於行墨之中。惜也。考舊注以正年譜。倣蘇注以立詩譜。地里姓氏。訂譌斥僞。皆吾夫子獨力創始。而今不復知出於誰手。僞也。句字詮釋。落落星布。取雅去俗。推腐致新。其存者可咀。其闕者可思。若夫類書譌語。掇拾補綴。吹花已萎。噉飯不甘。雖多亦奚以爲。今取箋注元本。孤行於世。以稱塞學士大夫之望。其有能補者續者。則聽客之所爲。道可兩行。羅取衆目。瑜則相資。類無相及。庶幾不失讀杜之初指。而亦吾黨小子之所有事也。余曰。有是哉。平原有言。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此千古通人之論也。因狗遵王之請。而重爲之序。以申道余始終不敢注杜之意。虞山蒙叟錢謙益謹書。

注杜詩略例

呂汲公大防作杜詩年譜。以謂次第其出處之歲月。略見其爲文之時。得以考其辭力。少而銳。壯而肆。老而嚴者如此。汲公之意善矣。亦約略言之耳。後之爲年譜者。紀年繫事。互相排纒。梁權道、黃鶴、魯齋之徒。用以編次後先。年經月緯。若親與子美游從。而籍記其筆札者。其無可援據。則穿鑿其詩之片言隻字。而曲爲之說。其亦近于愚矣。今據吳若本。識其大略。某卷爲天寶未亂作。某卷爲居秦州、居成都、居夔州作。其紊亂失次者。略爲詮訂。而諸家曲說。一切削去。

子美皆天寶以後之作。而編詩者繫某詩于開元。仍年譜之譌也。子美與高李游梁、宋、齊、魯。在天寶初太白放還之後。而譜繫于開元二十五年。故諸家因之耳。舊史載高適代崔光遠爲成都尹。譜以爲攝也。遂大書于上元二年曰。十月以蜀州刺史高適攝成都。唐制。節度使闕。以行軍司馬攝知軍府事。未聞以刺史也。元微之墓誌載嗣子宗武。譜以宗文爲早世也。遂大書于大曆四年曰。夏復回潭州。宗文夭。按樊晃小集。敘子美歿後。宗文尙漂寓江陵也。若此之類。則愚而近于妄矣。

杜詩昔號千家注。雖不可盡見。亦略具于諸本中。大抵蕪穢舛陋。如出一轍。其彼善于此者三家。趙次公

以箋釋文句爲事。邊幅單窘。少所發明。其失也短。蔡夢弼以裙摭子傳爲博。泛濫踳駁。昧於持擇。其失也雜。黃鶴以考訂史鑑爲功。支離割剝。罔識指要。其失也愚。余于三家。截長補短。略存什一而已。

注家錯繆。不可悉數。略舉數端。以資隅反。

一曰僞託古人。世所傳僞蘇注。卽宋人東坡事實。朱文公云。閩中鄭昂僞爲之也。宋人注太白詩。卽引僞杜注以注李。而類書多誤引爲故實。如贈李白詩。何當拾瑤草。注載東方朔與友人書。元人編眞仙通鑑。近時人編尺牘書記。並載入矣。洪容齋謂疑誤後生者此也。又注家所引唐史拾遺。唐無此書。亦出諸人僞撰。

一曰僞造故事。本無是事。反用杜詩見句。增減爲文。而傳以前人之事。如僞蘇注碧山學士之爲張襄。一錢看囊之爲阮孚。昏黑上頭之爲常琮是也。蜀人師古注尤可恨。王翰卜鄰。則造杜華母命華與翰卜鄰之事。焦遂五斗。則造焦遂口吃。醉後雄譚之事。流俗互相引據。疑誤弘多。

一曰傳會前史。注家引用前史。眞僞雜互。如王羲之未嘗守永嘉。而曰庭列五馬。向秀在朝。本不任職。而曰繼杜預鎮荊。此類如盲人瞽說。不知何所自來。而注家尤傳之。

一曰僞撰人名。有本無其名而僞撰以實之者。如衛八處士之爲衛賓。惠荀之爲惠昭、荀珏。向卿之爲向

詢是也。有本非其人妄引以當之者。如韋使君之爲韋宙。馬將軍之爲馬璘。顧文學之爲顧況。蕭丞相之爲蕭華。已公之爲齊已是也。至前年渝州殺刺史一首。注家妄撰渝遂刺史及叛賊之名。而單復讀杜愚得遂繫之于諧。尤爲可笑。

一曰改竄古書。有引用古文而添改者。如慕容寶擄捕得盧。添祖跳大叫四字。赭白馬賦用品藝驍騰爲句。而蜀都賦觴以縹青。一醉累月。斷裂上下文。以就蜀酒之句也。有引用古詩而竄易者。如庾信蒲城桑葉落。改爲蒲城桑落酒。陸機佳人眇天末。改爲涼風起天末是也。此類文義違反。大誤後學。然而爲之者亦愚且陋矣。

一曰顛倒事實。有以前事爲後事者。如白絲行以爲刺寶眞。蕭京兆以爲哀蕭至忠是也。有以後事爲前事者。如悲青坂而以爲鄴城之役。雍王節制而以爲朱滔、李懷仙之屬是也。

一曰強釋文義。如掖垣竹埤梧十尋。解之曰。垣之竹。埤之梧。長皆十尋。有是句法乎。如九重春色醉仙桃。解之曰。入朝飲酒。其色如春。有此文理乎。此類皆足以疑誤末學。削之不可勝削也。

一曰錯亂地理。如注龍門。則旁引禹貢之龍門。不辨其在洛陽也。注土門杏園。則概舉長安之土門杏園。不辨其在河南也。注馬邑。則概舉雁門之馬邑。不辨其在成州也。諸家惟黃鶴頗知援據。惜其不曉抉擇。

耳。

宋人解杜詩。一字一句。皆有比託。若僞蘇注之解屋上三重茅。師古之解筭根稚子。尤爲可笑者也。黃魯直解春日憶李白詩曰。庾信止于清新。鮑照止于俊逸。二家不能互兼所長。渭北地寒。故樹有花少實。江東水鄉多蜃氣。故雲色較雜。文體亦然。欲與白細論此耳。洪駒父詩話。一老書生注杜詩云。儒冠上服。本乎天者親上。以譬君子。執袴下服。本乎地者親下。以譬小人。魯直之論。何以異于此乎。而老書生獨以見笑。何哉。

宋人之宗黃魯直。元人及近時之宗劉辰翁。皆奉爲律令。莫敢異議。余嘗爲之說曰。自宋以來。學杜詩者。莫不善于黃魯直。評杜詩者。莫不善于劉辰翁。魯直之學杜也。不知杜之真脈絡。所謂前輩飛騰。餘波綺麗者。而擬議其橫空排奐。奇句硬語。以爲得杜衣鉢。此所謂旁門小徑也。辰翁之評杜也。不識杜之大家數。所謂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者。而點綴其尖新儻冷。單詞隻字。以爲得杜骨髓。此所謂一知半解也。弘正之學杜者。生吞活剝。以擗擗爲家當。此魯直之隔日瘡也。其點者又反唇于西江矣。近日之評杜者。鉤深抉異。以鬼窟爲活計。此辰翁之牙後慧也。其橫者并集矢于杜陵矣。余之注杜。實深有慨焉。而未能盡發也。其大意則見于此。

杜集之傳于世者。惟吳若本最爲近古。他本不及也。題下及行間細字。諸本所謂公自注者多在焉。而別注亦錯出其間。余稍以意爲區別。其類於自者。用朱字。別注則用白字。從本草之例。若其字句異同。則一以吳本爲主。間用他本參伍焉。

宋人詞話以蜀人將進酒爲少陵作者。蔡夢弼詩注載王維畫子美騎驢醉圖。并子美斷句詩。至于鄭虔愈瘡之說。文宗斧臂之戲。李觀填土之辨。韓愈撫遺之詩。皆委巷小人流傳之語。君子所不道也。飯顆山頭一詩。雖出于孟棨本事。而以謂譏其拘束。非通人之譚也。吾亦無取焉。

DD50/07

杜工部集目錄

卷之一 古詩五十五首

奉贈韋左丞丈	一
送高三十五書記	二
贈李白	三
遊龍門奉先寺	四
望嶽	五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五
登歷下員外新亭 李萬作	六
同李太守登歷下新亭	六
玄都壇歌 寄元逸人	七
今夕行	八
貧交行	八
兵車行	九
高都護廳馬行	一〇

天育驃騎歌	二
白絲行	三
秋雨歎三首	三
歎庭前甘菊花	四
醉時歌	四
醉歌行	五
贈衛八處士	六
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	七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八
示從孫濟	九
九日寄岑參	九
送孔巢父謝病歸游江東兼呈李白	一〇
飲中八仙歌	二
曲江三章章五句	三

麗人行	二四
樂遊園歌	二五
漢陂行	二六
漢陂西南臺	二七
戲簡鄭廣文兼呈蘇司業	二六
夏日李公見訪	二六
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	二九
夜聽許十損誦詩愛而有作	三一
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	三一
沙苑行	三三
驄馬行	三四
去矣行	三四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三五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三七
白水縣崔少府高齋三十韻	三八
三川觀水漲二十韻	四〇
悲陳陶	四一

悲青坂	四二
哀江頭	四二
哀王孫	四三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	四五
卷之二 古詩四十二首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四七
晦日尋崔戢李封	四八
雨過蘇端	四八
喜晴	四九
送率府程錄事還鄉	四九
述懷一首	五〇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五一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	五一
送從弟亞赴安西判官	五二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郡防禦判官	五三
塞蘆子	五四
彭衙行	五五